

文学理论与  
文学研究系列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 图像理论

## Picture Theory

(美) W. J. T. 米歇尔 著  
陈永国 胡文征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 像 理 论

## Picture Theory

[美] W. J. T. 米歇尔 著

陈永国 胡文征 译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5-19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理论 (Picture Theory)/(美) W. J. T. 米歇尔著;陈永国,胡文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

ISBN 978-7-301-11113-0

I. 图… II. ①米… ②陈… ③胡… III. 图像-关系-文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765 号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 S. A.

©199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图像理论 Picture Theory

著作责任者: [美] W. J. T. 米歇尔 著 陈永国 胡文征 译

责任编辑: 初艳红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113-0/I·08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mailto: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13.125 印张 352 千字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

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瀛、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芑、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中国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 致 谢

本书汇集了那么多谈话，以至于难能知道从哪里入手向谈话者致谢。当然，本书（不管好坏）使人感到非常像是芝加哥大学的产物，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些同行，尤其是《批评探索》编辑部的同仁、批评实践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现已停止活动的）讨论艺术、文学和理论的拉奥孔小组的产物。这些文章离不开（对我来说）几个难以忘怀的教学机会，其中许多教案都被用做补充读物和“伴读郎”。我特别感谢我的研究助理戴维·格鲁布斯、约翰·奥布里恩和杰西卡·布尔斯坦；感谢《批评探索》的成员杰·威廉姆斯和戴维·夏比斯；感谢批评和理论学院的研讨班的学员们（1983年西北大学的“图像学”班，1990年达特茅斯学院的“影像与文本”班）；感谢1989年在芝加哥召开的“词语和视觉再现”NEH夏季研讨班；感谢1989年夏图伦大学的梅伦教师批评理论研讨班；感谢1988年春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讨论班的学生和老师们；感谢1988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参加我的“影像和文本”讲座的忠诚的对话者们；感谢阿尔伯塔大学的亨利·J. 克雷塞尔文学和视觉艺术讲座给我提供了汇集这些话题的绝好机会；感谢图尔库、阿伯·阿卡德米和芬兰赫尔辛基等大学的学者们；感谢瑞典林克平大学 TEMA 传媒系的研究者们，他们给了我这些话题编排成序的最后机会；感谢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费尔柴尔德的著名学者项目，它给了我这些文章加以润色的宝贵岁月。

要想全部提及为本书提供明智建议的那些个人的名字是不可能的。本书曾忽略、无情地曲解或沉默地挪用了他们的建议。已故路易·马林在去世前不久读过本书，并非常慷慨地给

予了指导和鼓励。查尔斯·阿尔铁里、迈克尔·弗里德和爱德华·赛义德曾详尽透彻地读了本书,把我从无数错误中拯救出来。米利安·汉森曾不断提醒我注意我所不熟悉电影和批评理论;劳伦·伯兰特曾试图让我更多地了解文化政治;阿诺德·戴维森和纳尔森·古德曼始终耐心地帮助我在哲学领域里进行尝试;罗布·纳尔森曾在艺术史系给我找了份差事;霍尔坦斯·斯皮勒斯一直是一位让你振奋的同行;罗伯特·莫里斯给了我友谊;乔埃尔·施奈德和以往一样从未停止过对我的帮助。尽管下面这些人会稍有些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名字被徒劳地列在这里(这是他们说过的话吗?),但我以不同方式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他们是:David Antin, Houston Baker, Susan Bazargan, Linda Beard, Diane Brentari, Bill Brown, Laurie Brown, Bob Byer, Michael Camille, Elizabeth O'Connor Chandler, James Chandler, Ted Cohen, Katherine Grigely, Timothy Erwin, Ellen Esrock, Henry Louis Gates, Jr., Joseph Grigely, Bob Kaster, Jean Hagstrum, Charles Harrison, Geoffrey Harpham, Paul Hernadi, James Heffernan, Elizabeth Helsinger, Kathryn Kraynik, Zhou Jueliang, Norman Klein, Jan-Erik, Lundström, Françoise Meltzer, Leonard Linsky, Stephen Paul Miller, Margaret Olin, Ronald Paulson, Randy Petilos, Harry Polkinhorn, Catherine Rainwater, Franco Ricci, Julia Robling Griest, Richard Rorty, Larry Rothfield, Jay Schleusener, Joshua Scodel, Linda Seidel, Bruce Shapiro, Virginia Whatley Smith, Victor Sorell, Daniel Soutif, Wendy Steiner, Daniel Tiffany, Alan Thomas, Blaise Tobia, Alan Trachtenberg, Jean Tsien, Auli Viikari, Denis Walker, Martha Ward, and Tina Yarborough.

书中有几章基于曾在几处登载过的杂志文章,有时题目稍有变动。它们是:“图像转向”最初发表在 *Art Forum* 30:7 (March 1992);“超越比较”基于一篇比较短的文章,“Against

Comparison” in *Teaching Literature and the Other Arts*, edited by Jean-Pierre Barricelli, Joseph Gibaldi, and Estelle Lauter (New York: MLA Publications, 1990); “可视语言: 布莱克的写作艺术”最初发表在 *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 edited by Morris Eaves and Michael Fisch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copyright by Cornell University,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图像理论”最初发表在 *Critical Inquiry* 15:2 (Winter 1989; copyright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其法文译文发表于 *Cahiers de l'art moderne*; 稍有变动的版本“词语、影像和客体”出现在古根海姆博物馆罗伯特·莫里斯回顾展的目录上 (New York: 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1994); “逼真的散文”作为 “The Ethics of Form in the Photographic Essay” 发表于 *AfterImage* 16:6 (January 1989); “幻觉”发表在 *Aesthetic Illusion*, edited by Fred Burwick and Walter Pape (Berlin: De Gruyter, 1991); “现实主义、非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25:1 (Spring 1991); “公共艺术的暴力”发表于 *Critical Inquiry* 16:4 (Summer 1990; copyright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从 CNN 到 JFK”以“文化战争”为题发表于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4 April 1992, 并以扩展的形式发表于 *AfterImage* 19:10 (May 1992)。感谢所有编辑和出版者允许我使用他们最初发表的那些资料。

最重要的,我必须感谢我的妻子詹尼斯·米苏莱尔·米歇尔,25年来她始终用看不见的音乐鼓励所有这些语言和视觉再现,本书就是题献给她的。

## 序

1988年,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发表了一份以《美国的人文学科》为题的报告。<sup>①</sup>报告中论“学者与社会”这部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它抨击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已经过分专业化和政治化了。报告认为,“西方传统”的基本价值和文本或是被忽视,或是被简约为“政治恐怖”的目录;报告悲叹道,在今天的人文学科中,“真、美、善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了。”关于文学和文化的“重要问题”都“被认为是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了(第12页)。尽管报告有点缺乏逻辑性(认为学院人文主义者太“远离”社会,同时又声称他们过分地参与而且在政治上激进),甚至缺乏文献考据,但它让人确信西方文化已经深陷泥沼,正受到它所扶植的教育制度的威胁。

NEH报告中鲜为人知的一部分叫做“词语与形象”,主要公布了毫无争议(但却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即美国人在电视机前花费的大量时间,并指出“我们的普通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我们所观看而不是我们所阅读的产物”(第17页)。与此构成平衡的是一些令人安心的统计数字,即始终被用做电视剧题材的“经典”小说的销量越来越大,报告的这部分的结论对电视传播文化——也就是文学——价值的能力表示乐观。当报告转向形象的“未来”(书有其“命运”)时,它坚持认为形象“构成了迥异于印刷的一种媒体,一种以不同方式传播、以不同方式达到完美的媒体”(第20页)。其结论是很难拒绝的:如果人文

① Lynne V. Cheney, *Humanities in America: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the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1988). (以下引文于文中标注页码。)

学科的前沿研究对读书识字和西方文化构成了目前明显存在的威胁,那么电视就是救星,甚至可以取代它。论“词语与形象”这部分引用 E. B. 怀特的话结束:“电视……应该是我们的吕克昂学府,我们的肖托夸集会,我们的明斯基,我们的卡米洛”(第 22 页)。

不难理解,里根—布什时代人文学科的主要官僚们都把批评的、修正的文化史叙述看作是危险的。“真、美、善”总是对文化机器的审美力而非“政治恐怖”更具吸引力,如人们所说,最好把“政治恐怖”抛在身后。并不完全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官僚们对由形象和观众构成的一种文化的前景非常乐观。明眼人都知道,观者很容易被形象所操控,聪明地使用形象可以使他们对政治恐怖无动于衷,使他们接受种族主义、性歧视和日益深化的阶级分化,并认为这是自然的、必然的生存状况。

W. E. B. 杜波依斯说,“20 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线的问题。”<sup>①</sup>当我们步入“肤色”和“路线”(以及它们所指代的身份)在弥漫的类像和大众媒体技术中已经变成实际可以操控的因素的时代时,我们发现,21 世纪的问题是形象的问题。我们生活在由图像、视觉类像、脸谱、幻觉、拷贝、复制、模仿和幻想所控制的文化当中,当然,我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对强大的视觉文化的焦虑不仅仅是批判知识分子的领域。每个人都知道电视对你没有好处,它的坏处与观者的被动性和固定性有关。但是,人们始终都知道,至少在摩西谴责金犊以来,形象就是危险的,它们能捕捉观者,偷取灵魂。把我们这些问题的根由追溯到“形象”的打破偶像的耶利米人那里并不是答案,把打破偶像翻新作为审美“纯洁”或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也不

①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first published 1903;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9), p. xxxi.

是答案。<sup>①</sup> 我们所需要的是对视觉文化的批判,它对形象的善与恶的影响保持警觉,能够区别其多样的用法和历史特殊性。本书就是为此而付出的努力。它产生于一系列相关的跨学科活动,涉及文学批评和理论,对再现的哲学批判,以及视觉艺术、电影和大众媒体研究的新趋向。

本书研究的重点就是 NEH 报告提到的“词语和形象”的问题。它本着这样一个信念:视觉和词语再现之间的张力与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它认为,诸如“性别、种族和阶级”等问题,“政治恐怖”的生产,以及“真、美、善”的生产,都以再现问题为焦点。文化政治和“词语和形象”的基本矛盾在文化和再现中是深刻变化的相互表征:一方面是关于“西方文明”和“美国文化”这些观念的中心性和同质性的焦虑,另一方面是关于变化着的再现和交往模式正在改变人类经验结构的焦虑。文化,无论是大学研究班里的前沿研究,“通识教育”大纲宣传的各种意识形态,还是形象、文本和声音向广大民众的传播,都与再现的问题不可分割。政治,尤其是在向往民主价值的一个社会里,也与再现和媒介问题密切相关,不仅有“代表”与组成因素之间的形式关联,还有利用媒体生产政治权力的问题。

“词语和形象”用来指各种再现之间的普通区别,是划分、图绘和组织再现领域的简捷方法。它也用来指一种基本的文化比喻,其丰富含义是纯粹形式和结构差异所不能包容的。比如,一种阅读文化与一种观看文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尽管它无疑是形式问题);它含蓄地指社会性和主体性所采取的形式,一种文化所构成的各种个体和制度。这纯然不是一个划分“词语和形象”的问题,如同 NEH 报告中就“电视”和

① 见我的文章“The Rhetoric of Iconoclasm: Marxism, Ideology, and Fetishism,” in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关于把打破偶像的修辞融入意识形态批评的现象及其批判,见本书第1章关于潘诺夫斯基和阿尔都塞的讨论。

“书”所做的区分那样简单。书有史以来就把形象融入了纸页中,而电视,由于它远不是纯粹的“视觉”或“图像”媒体,更容易被说成是形象、声音和词语相互“流通”的一种媒体。<sup>①</sup>这并不是说媒体之间,或词语与形象之间没有差别;而只是说差别要比乍看起来复杂得多,它们既产生于媒体之间,又产生于媒体之内,它们作为再现和文化变化的模式而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词语和形象”是一个有欺骗性的简单标签,不仅表示两种不同的再现,而且表示具有深刻矛盾的文化价值。比如,在NEH报告中,它们的差别与大众和中坚文化、职业、学院人文学科与“公众”人文学科之间的差别有关,与由书统治的文化的过去和将由形象接管的文化的未来之间的差别有关。

NEH报告暗示了本书写作时所处的当代环境。然而,本书试图把“词语和形象”与文化政治的关系放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之内,而非仅仅是当代关于电视和读书识字的焦虑。它基本上是我于1986年出版的另一本书《图像学》的续集和指南。《图像学》探讨了形象是什么,它们如何区别于词语,提出这些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等问题。《图像理论》就图像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图像是形象得以出现的具体的、再现的客体。<sup>②</sup>它追问图像是什么,发现如果不对文本进行扩展反思,尤其是文本何以与图像一样发生行为或何以“融入”图像实践的,或相反的情况,答案就无从知晓。这个文本必须看作是《图像学》的实践指南,一种“应用图像学”。它研究各种媒体中视觉和语言再

① See 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1974), p. 92.

② 在普通用法中,“图像”和“形象”往往交替使用,表示二维表面的视觉再现,我有时也会采取这个用法。然而,一般来说,我认为有必要对两个术语加以区别:一个建构起来的具体的客体或整体(框架、支柱、材料、颜料、制作),区别于它为观者提供的虚拟和现象的外表;一个故意的再现行为(“画图或画画”)区别于并非完全自愿的甚或是被动的或自动的行为(“想象”);一种特定的视觉再现(“图画”的形象)区别于整个形象领域(词语的、声音的、精神的形象)。关于这些差别的深入讨论,见“什么是形象?”——《图像学》第1章。

现,尤其是文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图像理论》的论战性主张是,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这种再现:所有媒体都是混合媒体,所有再现都是异质的;没有“纯粹的”视觉或语言艺术,尽管要纯化媒体的冲动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创举之一。

然而,本书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描写这些互动,而是要追溯它们与权力、价值和人类利益的关系。福柯认为“语言与绘画的关系是一种无限的关系,”<sup>①</sup>我认为这是对的,不仅因为词语和视觉表现的“符号”或“媒体”在形式上不相称,而且因为再现中的这条错误路线与根本的意识形态分化密切相关。形象与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它们实际上与下列差异相关:(言说的)自我与(被视的)他者之间的差异;讲述与展示之间的差异;“道听途说”与“亲眼目睹”之间的差异;词语(听到的、引用的、刻写的)与客体或行动(看见的、描画的、描写的)之间的差异;传感渠道、再现的传统和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用米歇尔·德塞都的术语把试图描写这些差异的尝试说成是“再现的异性”<sup>②</sup>。

本书具有续集和补充读物的所有缺点。它是一部集子,一个未完成项目的进程报告,是试图“图绘理论”而不是“关于图像的理论”的无数记录。它是许多谈话和场合集成的结果,某种即兴的阅读,对有关图像的三个基本问题的偏执式的关注:什么是图像?它们与语言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为什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要追问图像是什么、它们与语言如何关联的问题?

对于怀疑图绘/图像理论之必要性的人来说,我只请他们反思一下这样一个普通的观点:我们生活在一种形象文化之

①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 translated as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 9.

② Michel de Certeau, *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translated by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中,一个景观社会里,一个由相像和类像构成的世界上。我们的周围都是图像;我们有无数关于图像的理论,但是,这似乎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懂得图像在做什么,理解它们,似乎并不必然给予我们操控它们的权力。我绝不认为本书或任何书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也许其主要功能是幻灭,开拓出一个否定的批评空间,揭示我们对图像的了解有多么少,而纯粹的“理解”又不能改变什么。形象,如同历史和技术一样,是我们的创造,然而又普遍认为是“我们无法控制的”——至少是“某人”无法控制的,代理和权力是形象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正因为如此,一部以探讨如何图绘理论开头的书将以反思图像与权力的关系结束:现实主义与幻觉,大众公共性与宣传的权力。在此期间,它试图把图像与话语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权力关系。

本书具有双重教育功能。首先,在实践方面,它试图提出一些疑虑、问题和方法,强调语言与文学的关系中视觉文化与读书识字的重要性的一个纲要。艺术史、电影理论和松散地称为“文化研究”的东西等最新发展使纯粹语言上的读书识字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了。官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坚持让学生在文本和视觉科目中修习“双学位”。依据传感和符号划分的“教职员工”之间的清楚划分(公司的和学院的)现已过时了,正被人文或通识教育所取代,它主要关注整个领域的再现和再现性活动。我把“再现”作为这个领域的主术语,不是因为我相信普遍的、同质的或可抽取的再现概念,而因为它在文化批判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它在政治、符号/审美甚至经济的“代表或行为”观念之间建立了一系列联系。与所有关键词一样,它有其局限性,但也有长处,它可以同时在差异的领域里把视觉和语言学科联系起来,把它们与知识(真正的再现)、伦理学(负责任的再现)和权力(有效的再现)等问题联系起来。

对比之下,在理论的层面,这是一部无情的否定之书。我的目的不是要生产一种“图像理论”(更不是关于图像的理论),而是要图绘理论,再现构成中的一种实践活动。我不想解决图像是什么,它们与词语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为何重要的问题。

我更感兴趣于表明对这些问题的公认答案如何在实践中发生作用,为什么系统的固定答案是不可能的。这完全可以是不存在而且永远不会存在的一个学科(再现学概论)的序言。如果它的唯一成就是作为学科实践而使学科更加难以划分,那也就足够了。

本书是许多研讨班的副产品,这些研讨班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名称,如“形象与文本”、“语言和视觉再现”,或简单的“图像理论”。因此,本书可以用做教学课本或课堂实验的教材。对喜欢在课堂上讲授视觉和语言文化汇流的教师来说,论述文学与视觉艺术之比较研究的一章(“超越比较”)列出了一些教学建议,既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主要对图像理论的文学和文本方面感兴趣的人,关注形象的位置、空间、形象再现之语言再现、描写、图式和文本中比喻的人,应该读“文本图像”的部分。相反,视觉领域的艺术史学家和学生将发现以“图像文本”为题的部分最直接地切入他们关心的主题。最后,对于关心再现功能的人,建议阅读论图像、权力和公共领域的部分。

由于这是为语言和视觉再现的比较研究所写的实践指南,我曾尽可能使这些文章简明易懂,把技术语言限制到最小限度。有些论点的重复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想否认这是一本论文集,因此在内容上的发展极不平衡,反映了不同时期截然不同的情况。

我也意识到这本书大大超过了它所能掌控的范围。我试图打开我称作“形象/文本问题学”的领域,涵盖了从古到今的媒介和再现模式。我不得不大量依赖别人的著作,论证不可能获得确定性的地方,满足于提出我无力回答的一些问题。因此,这也是可能冒犯许多专家的一本书:其中有艺术史学家,因为它并不相信西方绘画作为美术的历史是理解图像的唯一钥匙;有电影学者,因为它提出的许多问题似乎在电影研究中已经解决了;有哲学家,因为它是为图像而读哲学的;有文学研究者,因为它太直接地理解文学再现中感觉的身体的在场;有激进的或“批判的”批评家,因为它过于非历史化和形式化;还有

形式主义者,因为它太关注历史和意识形态。我希望有些专家将把未予回答的问题看作一种挑战而非仅仅挑衅,把这些空论看作是值得详细检验和精练的。对于比较一般的读者,我希望设法把威廉·布莱克、维特根斯坦和斯皮克·李联系起来的一本书将不会趣味索然。